

草木风华

## 扶桑花

赵万里

海南省花评选，如同科举选拔，前三甲分别是三角梅、龙船花、扶桑花。

三角梅是状元，龙船花是榜眼，扶桑花是探花。

消息传来时，我正借住在海口，听说有个“候鸟”老人，为了扶桑花和物业大吵一架，甚觉奇怪。细问缘由，原来扶桑花养护不当时，花蕾容易掉落，老人说是掉头花，不吉利；还有扶桑花的名字，用其家乡话说，谐音是“服丧”，老人说听着闹心。

我实在是叹服老人的联想，一时间竟哭笑不得。我站在扶桑花前，感觉有满腹的话要说，扶桑花在微风里摇着头，仿佛在劝我什么也别说。

古时候，传说扶桑是太阳升起的地方，扶桑树是神树，由两棵相互扶持的大桑树组成，故名扶桑。太阳鸟“三足乌”就是从那里驾车升起。那里也是连通着人界、神界、冥界的大门，后因羿站在扶桑神树上射日，将神树的树枝踩断了，人神冥三界自此才失去联系。

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迷上了记载古代神话最多的奇书《山海经》，甚至横向阅读了一批神话传说典籍。那时我接受重任，应邀撰写《中国儿童百科全书》的神话卷和民间传说卷。这些典籍大多文言，借助着工具书读下来，尽管囫圇吞枣，却使我获益匪浅。

我想尽我所能，将已知的三足乌、扶桑神树写进书卷，但手边的资料所述有限，其中的扶桑神树仅有寥寥数语：“汤谷上有扶桑，十日所浴，在黑齿北，居水中。有大木，九日居下枝，一日居上枝”，又记：“大荒之中有山，名曰孽摇顛瓶，上有扶木，柱三百里，其叶如芥。有谷，曰温源谷。汤谷上有扶木，一日方至，一日方出，皆载于乌”。由于《山海经》成书年代久远，所述多奇诡怪异，夸父逐日、精卫填海、大禹治水等神话皆由此而来，故司马迁《史记》中叹曰：“至《禹本纪》、《山海经》所有怪物，余不敢言之也”。

早年淘书，曾从故纸堆中淘得《汉代岩画中的文学典故》、《巫术奇观》、《中国神秘文化辞典》等，如获至宝。书籍中虽收集有古代岩画和画像砖拓片，但关于扶桑神树的文字描述却极为有限。及至后来，又读到清人《岭南杂记》：“扶桑花，粤中处处有之，叶似桑而略小，有大红、浅红、黄三色，大者开泛如芍药，朝开暮落，落已复开，自三月至十月不绝。”只是遗憾书稿有交付日期，“扶桑神树”条目终因资料不足，交付出版社时只得割舍掉了。

扶桑之于我，似乎从那时起就系下了一种情结。漫长的岁月里，我在文字和诗行间种下过多少奇花异木：鸽子树、火神树、橡胶树、棕榈树、神话树、雪地上的树、乌叶树、海旺树、炮弹炸断的树……唯独没有出现过扶桑神树，每当我在扶桑花前驻足，竟有李白站在黄鹤楼上那一刻的感受：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”。

是啊，白云千载空悠悠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。中国历代大诗人屈原、陶渊明、李白、李商隐、苏东坡、杨万里都曾赋诗赞美过扶桑花，国外都称它“中国蔷薇”，其实它的学名叫朱槿，就因其明媚动人，古时甚至称其佛槿，花上花，粉牡丹，粉西施……

扶桑花还有个别名“状元红”，海南人都亲切地称它“大红花”，早年有一首歌唱道：“戴花要戴大红花，骑马要骑千里马”，如今海南省花评选，它又高中了探花郎：张岳崧。这是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空前绝后的盛事，嘉庆皇帝为海南偏隅之地竟得如此人才而大悦，特书手谕：“何地无才”。张岳崧曾和林则徐同在翰林院任职，一起赈灾放粮，后又一起呼吁禁烟，海南现存内容最完整的《琼州府志》就是他主持编纂的。扶桑花虽默默无闻，但此番脱颖而出，足见这一方百姓对它的爱戴。

几天后的黄昏，我在楼下散步，竟偶遇这位老人。听了我一番细说，老人竟扑哧乐了：其实我这人吧，就是心思浅，听风就是雨，好好一朵花，让我说成了豆腐渣！

天涯羁旅

罗萌

有人说，牛岭水库的水原本都是从五指山指缝里私奔出来的山泉水，它们一路曲曲折折，跌跌撞撞，随着五指山余脉的延伸递降，时而奔流地面潺潺为河，时而渗入地下淙淙做潜流。几下几下后，汇聚到雷公岭下地壳里，被巍峨入云的雷公岭重重一挤压，就又乖乖从地下再次冒出来，在牛岭前的山间盆地里汪成一片碧波荡漾的湖，成了群山环绕的一道美景，只是按官方常规叫了水库没叫湖而已。有人据此说，这些湖水的DNA属于五指山水系，饱含着五指山对万泉河的一片深情。没有考证过这些说法有无道理，但我宁愿相信，因为这些说法很有诗意，这对我就足够了。

漂流公司的老板是位诗意盎然的女性，那次她说要请我们几个文友做一次采诗之游，便欣然前往。

那天，我们乘坐一只小小的橡皮舟——漂流公司没有游艇，四个文友和女老板相傍着坐成两排，便开始了同舟共济之游。

舟儿驶离码头，如花瓣儿荡在溪流，一路悠哉而前。两岸青山列队迎来，水面绿漪悠然荡去，如梦似幻间。岸上山间，郁郁葱葱，满目苍莽。鹅黄绿、葱心儿绿，翡翠绿、青铜绿，苹果绿、鸭头绿……再细寻寻觅，

万绿丛中还有许许多多数不清的山花野卉峥嵘着。其红似火的野石榴花；其白似雪的野百合花；其蓝如宝石的勿忘我花；其黄如金的野菊花……浮苍翠滴中，一个山花王国悄然异彩流霞！忽然一串鸟鸣传来——插秧播谷！插秧播谷！微风中，声波悠扬，在峡谷和水面间打着滚儿荡了几荡之后，余韵越觉阔远幽长。不用说，是布谷鸣春。便觉得这只布谷鸟儿委实很有福气，生活在这片如诗如画的美景里，应是它三世修来的大自在。

鸟鸣山更幽，波敛水愈深，恍惚中，愈觉这峡谷兀自多了几分神秘与空灵。

橡皮舟拐进一条悬着“神秘洞”三字的支谷。这是一片颇为幽静的所在。两侧断崖为屏，曲折延伸展开。恣意放纵枝丫的树，凌空抖开许多虬枝，将一方天空密密遮了。橡皮舟就只能躲闪着绿荫缓缓挤进支谷深处。舟至谷底，看得见神秘洞里一大一小、一高一低的两挂瀑布，隔着一座影壁般的断崖，情俩似地相对唱和。山风浩荡，在弥漫的瀑烟中，忽有奇香袭来，忽浓忽淡。举目环顾，才发现四周断崖上，高高低低布满了丛丛簇簇的幽兰，正一齐舒展剑叶，竞相吐蕊。

夜漂在晚八时后进行。出发前女老板强调说，日间是探秘，主要用

眼睛，夜间是探幽，主要用耳朵、用心。为了排除杂音干扰，她特地叮嘱船工关闭了舟尾的发动机，只用木桨在舟前做伪鸭蹼无声作业。

是晚，没有皓月当空，只有星光寥寥。舟儿从烟园电站灯光的漫反射背景里向着漆黑进发。随着舟儿的荡漾而前，种种别样的感觉，全新的乐趣，梦幻般的体验接踵而至。开始，视野一片混沌，目光扑捉到的尽是夜的漆黑面孔，不免令人茫然。后来，瞳孔渐渐适应了银河的微照，眼前就出现了一片朦胧景象：虚虚幻幻的大山轮廓，婆婆娑娑的树丛剪影，忽明忽暗的潋潋波光，忽远忽近的烁烁星痕……倏然，想起女老板用耳朵、用心的关照，才意识到自己忘记了要聊，便赶紧敛了眼皮，虚起眼睛，把注意力集中转移到听觉神经上来，果然，立即就有了妙得：先是捕捉到山风的絮语，接着听到了流水的足音，继而又有昆虫们的悄悄话入耳，最后连宿鸟的梦呓也一一辨清，像悄然触摸到一个声音构成的童话王国，感觉真是妙不可言。

静悄悄过一段儿水面后，重把眼帘撩起，电站的背景已然遁去，舟儿彻底被黑暗吞噬，便愈觉心波怡然，浮躁尽去。刚要把眼睛再虚闭起来，却见一盞幽蓝色的萤火虫倏地由夜幕深处飘然逸出。心头顿觉一亮，引领细观，两盏、三盏、四盏、五盏……才

知这是遭遇了流萤王国，满视野无处不是萤灯璀璨！

橡皮舟拐进神秘洞时，白日间可见的一切都不再可见。疯长的虬枝，怒放的幽兰，都已钻进黑暗去憩息，只有幽香依然充盈着这片神秘的谷世界。细细用耳、用心去感受，除了大小两挂瀑布那永恒的情话之外，头顶的空间里，挤满了宿鸟们的嘈杂和喧哗——这里刚刚叽叽两声，那里马上喳喳两嗓子。忽东忽西，忽粗忽细，尖利的，婉转的，却又都是短促的。其间我生出一些胡思乱想，和身旁的文友一说，他竟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寂静的深谷突然爆发的笑声，立即惊动了谷中的居民。鸟儿们吓得通通敛了声儿，却有青蛙瓮声瓮气吵嚷起来——呱！呱呱！声音明显透着不悦。作为不速之客，无端惊扰了主人的好梦，显然不妥，我们便满怀歉意迅速撤离。

归途中，两岸不断传来各种鸟叫。猫头鹰的、山鹧鸪的、红脚野鸭的、花膀儿锦鸡的、巧嘴八哥的、秃尾巴斑鸠的……还有一些猜不出是猕猴还是果子狸抑或是黄猿的啼叫。加上起起落落，断断续续的蛙鼓，形成别具一格的山野小夜曲。

是夜，留宿烟园电站员工宿舍，枕着牛岭水库的童话，听着山鹧鸪的梦呓，我在梦中收获了一首题为《萤火虫》的小诗。

《求画记》

孙鸿斐

孙鸿斐

孙鸿斐

孙鸿斐

孙鸿斐

孙鸿斐

孙鸿斐

孙鸿斐

孙鸿斐

孙鸿斐

大学毕业那年，我被分配到乡村一所中学任教。在乡村中学摸爬打滚一年，获得省、市级比赛一点成绩后，就想调到县城中学来谋求发展。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市二中校长时，二中校长意味深长地对我说：“二中的门始终为你敞开，但二中更需要有开拓创新精神的老师，就看你有没有真本事。”随后，教导主任领我到一班去观摩，交待我后天在这个班试讲一堂茅盾写的《风景谈》。

我回来后，反复地阅读教材，回味着校长的那番话，结合我所观摩的那个班级情况，定下了教学方案，即利用《风景谈》里写的那六幅风景进行启发式教学。就这样，在朋友的指点下，我找到了她——一位业余画家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我敲门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时分，给我开门的是一位老妇人，我说明来意后，她说小姐（画家）正在生病，这活接不下了。我执拗地继续恳求，说我是如何如何的急用云云……也许是我的声音太大，她咬着拖鞋蹒跚着走了出来。

我抬头一看，天！一个美人！别看她一身病容，但那双水灵灵的眼睛，披肩飘逸的长发，粉嫩的肌肤……加上她当时一袭曳地睡袍……我揉了一下眼睛，努力地掐自己一下，不然我还以为是遇到神仙了。她耐心地等我说明来意后，就竖起两个手指。我问，二十？她摇摇头。我再问，二百？她点点头。我顿时像泄气皮球，蔫了。说，我一个月工资就500多一点，画几幅画就要我半个月的工资，我下半月如何过呀？当她听说我是自费求画的时候，竖起了拇指，说，看在你那么敬业、那么执着的份上，五十元就行了！我感激涕零，赶忙掏出一百元递给她，接过她找回的五十元钱，匆忙离开。

第二天，我上门索画的时候，开门的还是那位老妇人，她说，小姐昨日至今低烧不退，头疼头晕，你的画恐怕是画不来了。我闻言，心一下凉到了冰点。眼看明天早上就要试讲了，没有这六幅风景画，我怎么办？真是急死人了！就在我失望地要转身离开时，一个微弱的声音传来：请等一等，我马上给你画。我说：“画家小姐，你都病成这样了，还能画吗？我不怪你，我另想别的法子吧。”她说：“不行，我不能耽误你的试讲，如果你试讲失败，传出去，名声不好，下次你再到别的学校试讲的时候，人家就说你曾经到某某中学试讲过，某某中学不要你，你以后的路就越走越窄了，无论如何，做任何事情都要力求一炮打响，只有每次都一炮打响，你的人生道路才越走越宽！”她讲这几句话的时候，语气非常坚定。真看不出，年纪轻轻的她竟然有这样的感悟。

她弯下腰挪开画架，铺开宣纸，调料时手还在微微地颤抖。在她的要求下，我开始给她朗读课文……只见她随着我的朗读声，时而画黄色的沙漠，时而画高耸的骆驼，时而画猩红的大旗，不知不觉《沙漠驼铃》、《高原晚归》、《延河夕照》、《石洞雨景》、《桃林小憩》、《北国晨号》六幅风景画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眼前。我只顾入神地看着她挥毫作画，没有察觉这时的她已经是汗水滂沱了。她起身擦了一下汗，露出了笑容：画好了，我的病也好大半了。

当我千恩万谢要离开时，她一脸灿烂：祝你旗开得胜、马到功成！那款甜美的笑容，就这样定格在我的脑海里。

在那个没有多媒体教学的年代，这六幅风景画给学生多少的新鲜感！课堂上，我时而声情并茂地朗读着茅盾的美文；时而展示那几幅风景画让他们展开讨论；时而要求学生齐声朗读；时而要求学生按文作画……整堂课师生互动非常好，学生们就像春鱼游水般的快活。我清楚地感觉到，听课的领导和老师个个都带着微笑离开课堂。

课后，教导主任悄悄告诉我，领导对我的课非常满意，看来调动的事十有八九了。

从二中出来，我心情非常愉快。心想，课堂的成功主要源于这几幅画。知恩要图报。我决定用画家找回来的那张五十元钱买点水果去感谢她。可当我走出校门时却见她焦躁不安地等着我，我还没张口，她却抢先说了：“那天在病中，一时疏忽错把一张自己画来观赏的50元人民币找给你了。我怕你用来买东西才心急火燎地在二中等你。”当我拿出那张五十元钱币时，目光顿时刺了车：天！连人民币都画得这么像！

后来，我没再见过她，但每当想懈怠偷懒时，耳边就会回响起她那句话：只有你每次都一炮打响了，你的路才越走越宽！

诗路花语

## 我们年龄的雾

冷霜

它是怎么来的，这是一个谜。并非无法解开，只是我宁愿为自己保留少许神秘性。

如同一只蜗牛，顺着台阶，贴着墙，我目力所及之处都已留下它牛乳般的痕迹：

我有意忽略了它的重量，不过，这倒是因为我深知它的力量。我已领略过多次。

同样，我也从不担心能见度之类的问题；我注意到在它腹中有一所漂浮的邮局。

就这样，一日三餐，夜间散步，睡前读几页帕斯卡尔。窗户开着。我感到了变化。

因此我一度最感兴趣的是它的边缘究竟在哪里，结果总是使我暗自惊叹。

而现在我已有信心把它装进口袋，象一盒火柴，可以照明，可以取暖，可以做算命游戏。

并且我允许它变作一只蚂蚁溜出来，看着它从我的手臂钻进我的胸膛，我承认，痒——

你掀开我灵魂九曲连环的入口，而这正象我始终好奇的那样：当我看见你时，我已在你之中。

## 歌里画里看临高（歌词）

王英人

（一）

民艺之乡如歌如梦，  
赞不完祖传老字号。  
哼一曲哩哩美，  
渔歌悠悠姑娘踏着浪花笑。  
演一出人偶戏，  
百转千回古韵今风戏中绕。  
跳一回八音舞，  
踏歌起舞欢声笑语伴古调。

（二）

啊，临高临高，  
文澜涌金波，  
高山荡春潮。  
风过琼北角，  
人唱幸福谣。

（三）

诗书之乡如诗如画，  
看不够风物别样娇。  
研一缕翰墨香，  
碑林山上情水意画里飘。  
品一回茉莉轩，  
经典味道古色古香千年好。  
摆一桌桐乡宴，  
王佐故里吟诗唱赋酒相邀。

啊，临高临高，  
文澜涌金波，  
高山荡春潮。  
风过琼北角，  
人唱幸福谣。

## 安魂曲

叶美

这一天将尽时，我合上书本  
结束和灵魂的秘密交谈  
尚未消逝的黄昏，一场新雨即将来临

等聒噪的雨水之后，终于抑制住  
逃离的心，不安分的春日电话  
总递送新忠告

我记起早在五年前，纵身落尽  
高空里，寻觅从未发生的曙光  
没有山的童年，也不知向谁求告。

## 从石梅湾往北到乌场

骆家

在鱼的码头，在渔夫的江湖上  
死亡是美丽的。海平线兀自在冲浪

那些低云和舢板级的渔船紧贴着  
像一群胆怯的孩子。谁在领舞

果实不在城里。苏东坡出远门了  
在荒僻的渔港或者海边徘徊

潮，石之裙  
每一个角落，如你的耳窝被掏

你的七月，会过得很慢  
那城跑的岛是不想回家的少年

每一片叶子都在摇晃，如沙粒  
它们熠熠发光，繁殖的季节

哪怕有一天不得不背井离乡  
它们仍将相爱很久、很久